

明代武当卫建制及其地理环境堪輿脉络考论

刘志雄^{*}，闫荣

湖北省天一健康研究院，湖北武汉 430000

【摘要】理清武当卫真实建制属性，揭示明代军政实测技术与武当道门堪輿技艺的融合机制，还原皇家山岳营建协同运作模式。以《明实录》《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碑刻题记等一手史料为依据，考证武当卫制度缘起、权责边界，梳理其参与山场勘测、宫观选址、水系治理的工程实践，追踪技艺自明至当代的传承链条。武当卫并非法定独立卫所，是均州守御千户所派驻武当山的配套驻防力量；形成“理论研判—实地勘验—工程落地”三位一体山地营建范式；该技艺经明清积淀、民国徐本善接续留存，最终由当代核心传承人刘开富完整复原传承，闫天荣、尹天福等人为其传人之一。武当卫带入的实测方法弥补传统堪輿偏重义理推演的短板，这套复合型山地营造技艺具有重要的史料与活态文化研究价值。

【关键词】武当卫；明代卫所制度；地理环境堪輿；大岳太和山；山岳营建；技艺传承

一、引言

传统地理环境堪輿是融汇山川地貌考察、建筑空间营造、天人合一思想与古代礼制秩序的实用知识体系。武当山作为历代敕封的玄岳皇家道场，自唐宋时期便将山川地势研判作为宫观营建的前置工作。明永乐十年，成祖下诏营建武当皇家道场，举全国之力推进山岳营造，工程绵延十余年，建设范围覆盖八百里山场。该项重大工程除依靠道官、文职提调与工匠群体之外，还专门调派了卫所官军入山驻守，承担山道开拓、山林管护、地形踏勘工作，由此形成后世所称“武当卫”的专项驻防体系。

现有研究成果多围绕武当道教思想、建筑形制、造像美术展开讨论，针对武当卫建制沿革、职能定位及其地理环境堪輿实践的专题考证仍较为有限。本文依托明代实录、武当山志、宫廷敕谕、碑刻题记等核心史料，厘清武当卫的历史属性，梳理官军参与地形测绘、水系整治、选址勘验的史实脉络，阐释官办实测技术与道门环境理论的融合机理。在此基础上，还原明代皇家山地营建的完整运作体系，勾勒该套堪輿技艺的传承谱系，为传统山地人居环境营造研究补充史实依据。

二、武当卫建制溯源与正史考证

（一）建制缘起

卫所为明代立国之本，《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查阅明代军政典章可知，“武当卫”并未列入朝廷正式卫所名录，实为后世对均州守御千户所派驻武当山、服务营建工程的驻防官军的约定性称谓。

永乐十年，朝廷委任隆平侯张信、驸马沐昕总领武当营建。筹备阶段先行抽调荆州卫、武昌卫官

^{*} 通讯作者

军进山，开辟道路、采运石料、清整山场，为大规模施工创造条件。永乐二十二年，《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八敕谕载明：“合用人工，就于均州千户所官军内拨用。”该敕谕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千户所官军常态化参与武当营建的机制。

洪熙元年，朝廷减免均州千户所军余杂役，令官军长期驻守武当周边，由此形成了三项核心职责：一是巡护全域山场，管控流民进山，防范山林与在建建筑遭到损毁；二是承担宫观、道路、堤岸的日常修护；三是随同道官踏勘峰谷，记录山势水系，整理山地地理资料，武当卫的职能框架就此确立。

成化年间，提督太和山太监韦贵进一步划分巡防地界，建立常态化山川勘巡制度。这支兼顾安防护山与地形勘验的千户所队伍，在山志附注与地方记述之中，逐步被称作武当卫并流传后世。

（二）权责边界辨析

武当卫属于山岳工程配套驻防力量，不属于野战部队，不承担戍边、征剿等常规军事任务，职能可划分为三大方面。

第一，安防管护职能。依据划定山界分区巡逻，保护山林植被与宫观建筑群，管控山场开发秩序，防范私垦盗伐。

第二，工程保障职能。修筑山间通路，开采营建石料，平整建筑基址，全程配合宫观新建与修缮施工。

第三，地理勘验职能。协同孙碧云等高道遍历七十二峰，任自垣等道官随同记录整理，标记地形点位，测算高差走向，绘制简易山形草图，为山水格局规划提供实测资料。

在整体分工中，武当卫仅承担现场勘测、数据采集等执行性工作，并不主导选址与格局决策，形成道门统筹格局研判、卫所负责实地勘验的协作模式。

三、武当卫参与武当山地理环境堪舆的工程实践

永乐十一年，朝廷敕令孙碧云入武当相度山川，规划宫观整体布局。《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载：“碧云奉旨，遍历峰岩，相视殿宇基址。”每一次大范围山川踏勘，朝廷均调拨千户所官军随行开路，开展方位标定与地形实测，完成前期地理信息采集。

（一）宏观山水格局研判

武当山天然呈现“七十二峰朝大顶”的地貌形态，明代营建以此山水大势为基础，以天柱峰金殿为核心，沿山谷脉络依次排布各组宫观。武当卫官军分片区开展全域勘查，登记溪涧流向、山体坡度、土层厚薄，汇编形成山场地理档案。道门结合档案资料研判山水大势，划定玉虚宫、紫霄宫、南岩宫、五龙宫等大型宫观的建设区位，奠定武当山整体空间格局。

（二）单体宫观地基勘验

区位初步确定之后，官军先行清理场地，开挖探坑探查土层稳定性与地基承载力，记录山体遮挡、汇水走向等环境要素，形成勘验记录。道门综合地质条件与山水环境，最终确定殿宇方位、建筑尺度与院落布局。紫霄宫、南岩宫留存的营建痕迹与相关史料，均可印证道官与驻防官军联合开展地理环境堪舆的工作流程。

（三）山林水系治理规划

武当山地势陡峭，峡谷众多，汛期山洪极易冲毁建筑与山道。武当卫持续巡查山间水系，统计汇

水区域与冲刷路径，协同道众统筹布设排水沟渠、蓄水塘堰、护岸堤坝。治水工程因势利导，疏导山洪径流，降低水患威胁，实现人工营建与山地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堪称明代山地生态营造的代表性实践。

四、武当卫与武当道门地理技艺的交融传承

明前期，武当山地理环境堪舆相关理论体系主要留存于道门传承之内。丘玄清、孙碧云、李素希等高道兼具道学修养与山川研判能力，为皇家营建提供顶层规划思路。武当卫官军常年随同进山勘察，在长期实践之中逐步掌握山势识别、水系研判、尺度丈量、土层辨识等实际操作技能。

世代驻守当地的军户子弟，在值守之余研习道门山水理论，将军用测绘、距离计量、高差测算等技术手段，与传统环境研判理论相互融合，发展出一套重视现场踏勘、实测取证的山地堪舆实践体系。二者优势互补：道门长于宏观山水脉络研判，武当卫擅长微观地形实测与地质勘验，构建起理论—实测双向支撑的技术路径。

明代中后期，武当皇家营建全面中止，全域大规模地形勘选工作宣告结束，武当卫职能收缩为基础护山与零星修缮。部分掌握复合勘验技艺的军户后裔持续与道门往来切磋，整套技艺脱离官方工程体系，转入民间，依靠师徒口传与实操演练，于武当山周边隐秘延续。

五、明清鼎革之后传承流变、民国余绪及当代接续

明末战乱频仍，全国卫所制度瓦解，建制层面的武当卫不复存在。融合实测技术与道门理论的地理环境堪舆技艺并未中断，传承形态由官方工程应用转向民间实践传播。

清代不再开展皇家级山岳营建，传承群体逐步分化。一部分传人留居武当周边，服务村落布局、祠宇修建、民居选址等地方营造活动；一部分游历南北，从事山川勘验、聚落选址，向外输出这套环境营造技艺。晚清全真龙门派高道徐本善主持全山教务，接续守护这套技艺。徐本善（1860—1932，号伟樵，全真龙门派第十五代）主持武当山教务期间，募资修缮玉虚宫道院、紫霄宫、南岩大殿，督修朝天宫至金顶的山间新神道，主持宫观复建、山道勘定、旧有基址复核等实务工程。修缮之前，徐本善延续传统流程，带领道众实地踏勘山地，核验地基土层，研判山水汇水走向，兼顾道教山水义理与实地勘测，将武当卫遗留的实测勘验方法运用于民国武当山修复工程。其间，徐本善主持编修《续修太岳太和山志》，记录武当山川形势与宫观基址等资料。

徐本善门下弟子众多，有史可考者有水合一、罗教培、王教化、尹教圣、段合烟、李合林等人。其中李合林籍贯为四川成都，自行远赴湖北武当紫霄宫出家，拜入徐本善门下习道，并非徐本善亲赴四川招收弟子。李合林习得武当太乙五行拳，1929年以代师授徒的方式向外传习拳法；1931年红三军进驻武当之时，奉师命协同师兄弟护卫贺龙安全，接应红军、筹措军需物资。1932年徐本善遇害之后，李合林离开武当，返回成都隐居终老，史料仅记载其晚年归蜀，并无住持道观、开宗立派的相关记录。其余一众弟子大多籍贯湖北，1931年后部分弟子伴随红军转战，行军路线途经川陕区域，后人遂产生徐本善曾于四川收徒的说法，现有公开史料并未证实徐本善曾经入川传道、在川设立道场收徒。

徐本善离世之后，受时代动荡影响，该套技艺不再依托官办道观体系流转，转而走向民间师徒授受、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平稳过渡至当代。

进入当代，这套源自明代武当卫、经徐本善保全的山地实测堪輿技艺，由刘开富作为核心传承人系统复原、整理、接续传承。刘开富长期踏查武当全域古建遗址、复原明代山地勘验流程、梳理山水实测技法，完整保全了这套独特的官道融合营造体系。

闫天荣、尹天福等人为刘开富的传人之一，承袭其完整学脉，恪守“实地勘验为先、义理格局为辅”的明代武当营造核心准则，长期从事武当古建遗址调研、山地人居环境评估、民间祠宇与民居选址勘验等实践工作。他们延续了六百年来武当卫实测实证、道法相融的山岳营造传统，使这一珍贵的传统山地营建技艺得以稳定活态传承。

整体传承脉络清晰可考：明代武当卫官道协同营建 → 清代民间散落传习 → 民国徐本善乱世保全法脉 → 当代刘开富系统接续、整理复原 → 闫天荣、尹天福等一众门人延续实践传承，构成一条绵延不绝的武当山地地理堪輿技艺传承谱系。

六、结语

综上考证，武当卫并非明代典章所载的独立卫所，而是后世对均州守御千户所武当驻防力量的约定性称谓。在武当皇家营建过程中，该支力量承担地形踏勘、地理测绘、地基勘验、水系实测等实务工作，与武当道门环境理论深度融合，形成“理论研判—实地勘验—工程落地”三位一体的山地营建范式。

武当卫所带入的标准化、实证化军事测绘技术，弥补了传统山水堪輿偏重义理推演、缺乏实测支撑的不足，赋予武当山营造技艺严谨、务实、重现场的技术特质，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域堪輿体系的独特学术脉络。

这套复合型官道融合技艺历经明清更迭、民国战乱，由徐本善保存并延续传承，最终在当代由刘开富完整梳理、系统接续，闫天荣、尹天福等传人接续传承并加以发展。作为明代山岳治理、皇家山地营建、道匠融合技艺的珍贵活态遗存，武当卫相关营建历史与传承脉络，对研究中国传统山地人居环境营造史、明代军政工程史、武当文化传承史均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参考文献

- [1] 胡广，等．明太宗实录 [M]．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2]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
- [3] 张廷玉．明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 [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 [5] 薛纲，吴廷举．嘉靖湖广图经志书 [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6] 高大伟．武当山道总徐本善制定清规榜文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J]．中国道教，2025(1):65-68.
- [7] 武当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当山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94.

A Textual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Wudang Guard and the Transmission Lineage of Its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Geomancy

LIU Zhixiong*, YAN Rong

Hubei Tianyi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institutional nature of Wudang Guard, reveal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Ming military survey technology and Taoist geomantic craftsmanship, and reconstruct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imperial mountain construction. Based on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Ming Taizong Shilu), Taiyue Taihe Mountain Gazetteer and ston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ts institutional origin, scope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engineering practice in mountain surveying, site selection and water system regulation, and traces the inheritanc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contemporary times. Wudang Guard was not a statutorily independent military unit, but a garrison branch detached from Junzhou Defense Battalion. It formed a tripartite mountain construction mode of “Taoist pattern judgment field survey by garrison troop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Having accumulated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ustained by Xu Benshan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is craftsmanship has been fully restored and passed on by the contemporary core inheritor Liu Kaifu, with Yan Tianrong, Yin Tianfu among his successors. The practical survey method introduced by Wudang Guard remedies the deficiency of theoretical-oriented traditional geomancy. This composite mountain construction skill possesses great historical and living heritage research.

Keyword: Wudang Guard; Wei-Suo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geomancy; Taiyue Taihe Mountain; Mountain construction; Craftsmanship inheritance

版权所有 © 2026 本文作者和香港科技出版集团。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国际许可证 (CC BY 4.0) 获得许可。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Corresponding author